

<<浇愁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浇愁集>>

13位ISBN编号：9787546104126

10位ISBN编号：7546104122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黄山书社

作者：邹弢

页数：193

译者：王海洋 注解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浇愁集&gt;&gt;

## 前言

《浇愁集》是《聊斋》之后仿《聊斋》作品中的佼佼者之一，在中国文言小说史后期的作品中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而文言小说研究专家学者却很少注意：各类小说书目如袁行霈、侯忠义先生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程毅中先生的《文言小说简目》等都未着录。

《中国丛书综录》着录过这部书，但入的是别集类；《江苏艺文志》“无锡卷”，列有此书，亦入别集类，显然又是根据《中国图书综录》着录的。

后来宁稼雨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曾略作简介，谓只见“申报馆丛书本”，似也未引起治中国小说史学者的注意，更不要说一般的小说爱好者了。

现在经王海洋先生校点，黄山书社把它推出来了，这对小说研究者和广大小说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浇愁集》一书，其实在清代末年流传很广，版本不少。

据我所知就有申报馆仿聚珍版印本、申报馆仿聚珍版重印本，以及封面题“绘图再续聊斋志异”、正文卷端题“潇湘馆侍者撰曲园居士鉴定”的石印小本等。

这里推出的《浇愁集》，是以北京图书馆所藏光绪四年（1878）申报馆本为底本校点整理的。

北京图书馆所藏的这部《浇愁集》，凡八卷四册。

内封前半页题“浇愁集戊寅（光绪四年，1878）六月朵红仙侣署”，后半页署“申报馆仿聚珍版印”。

首有秦云《叙》、潇湘馆侍者《自叙》、朱康寿《叙》。

正文卷端题“浇愁集卷×梁溪邹瞿翰飞着仁和朱康寿曼叔校长洲秦云肤雨麓峰俞达吟香（上三行并署）评”，每篇之后都有“某某某日”的总评，评者分别为西脊山人（即秦云）、朱曼叔、吟香子（俞达）、梦仙馆主人、漱红馆主（上二人可能是秦云）、非非子等。

邹瞿，字翰飞，号潇湘馆侍者，别号瘦词人，亦号司香旧尉，晚号守死楼主。

金匱（今无锡）人。

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卒于1931年。

同治五年（1866）随父迁居苏州。

光绪元年（1875）为诸生，然入洋后，尝十试秋闱，皆遭弃。

光绪七年（1881），或曰光绪六年（1880）旅居上海，为申报馆记室。

后又尝为主笔。

光绪十四年（1888），应山东巡抚张朗斋之请，至淄川矿山任职。

光绪十八年（1892）与上海风尘女汪瑗相交。

二人诗词唱和，感情甚笃，却无力营金屋。

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左右赴湖南作幕，并作《海上尘天影》。

在湘凡十一月，复归海上，汪已从良，室迩人远，弢不胜感伤。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于上海入天主教。

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启明女塾任教职。

又尝在苏州设养心学堂，达十七年。

瞿少不羁，壮岁尤落拓。

生平嗜酒，因自号邹酒丐。

尝为天南遁叟王韬门下士。

以真挚性情作文章而不拘绳墨，著述甚丰，《浇愁集》外，有《三借庐赘谈》《瓮牖余谈》《海上尘天影》《万国近政考略》《洋务罪言》等，传诵一时（以上参见《江苏艺文志》无锡卷、《三借庐赘谈》、光绪三十年《海上尘天影·叙》及《海上尘天影珍锦》等）。

为此书作序的俞达，一名宗骏，字万通，一字吟香，号东江，又号慕真山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

生年不详，卒于清光绪十年（1884），与邹弢为患难交。

中年颇作冶游，后欲潜隐，而世事牵缠，遽难摆脱。

## &lt;&lt;浇愁集&gt;&gt;

善词曲，所着五言诗，力追汉魏；近体专宗晚唐。

着有小说《青楼梦》六十四回，又有《醉红轩笔话》《花间棒》《吴中考古录》《闲鸥集》《醉红轩诗稿》《池上草堂诗稿》等（见《江苏艺文志》苏州卷等）。

秦云，字肤雨，号西脊山人、胥母山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诸生。

工诗词，诗得宋人神韵。

善书，书学褚河南。

与汪芑、朱靖友善，着有《西脊山人诗稿》《富山楼诗钞》《伏鸾堂诗剩》《裁云阁词钞》《花间剩谱》等，为当时名士，与汪、朱并称三才子（详参《江苏艺文志》苏州卷）。

从序可知，秦云对邹弢颇为佩服，他向朱康寿介绍《浇愁集》，并请为作序；对于邹弢的这部小说，他也赞誉有加，给予了颇高的评价。

而朱康寿，其时与邹弢可能并不相识，至少是关系不深，否则无需秦云介绍，其生平待考。

石印小本所署的“曲园居士”即俞樾。

樾字荫甫，晚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生于清道光元年（1821），卒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道光二十四年（1844）恩科举人，三十年（1850）举礼部试，覆一等一名，殿二甲，赐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提督河南学政。

罢归，时在咸丰七年（1857）。

侨居苏州，专治经事，主讲紫阳书院，晚又主讲杭州诂经精舍。

光绪三十一（1905）年复官。

所着《春在堂全集》凡五百卷。

其中文学一类，诗文外，还有笔记小说若干卷。

《清史稿》卷四八二“儒林”有传。

## &lt;&lt;浇愁集&gt;&gt;

## 内容概要

邹弢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的末期。长期的政治腐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不正，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腐败导致民不聊生，老百姓自然要铤而走险，洪秀全等起义由此爆发。国家积贫积弱，外人乘机而至，资本强行殖入，则导致了鸦片战争，中国于是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家的贫弱，又使得政府畏敌如虎，在洋枪洋炮面前无能为力，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由是签定。

这就是邹睞的个人境遇和所处的社会环境！

我们看得出来也体会得到，前面所讲邹弢的那番有关此书写作宗旨的自白，《浇愁集》中邹睞的写愁抒愤之作，绝不是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常说愁”，而是因于时势，出自衷肠的真情流露。

其次是在《浇愁集》一书里，时时处处露出作者模仿《聊斋志异》的痕迹以及心仪《聊斋志异》的明白宣示，能见出作者所受《聊斋志异》的影响和模仿《聊斋志异》的痕迹。

<<浇愁集>>

书籍目录

《浇愁集》自叙《浇愁集》叙《浇愁集》序卷一蕴香国集美山剪辫易骨张筵鬼索赂神卷二吴女诛仇秦生入梦俞生逸事周氏奇缘生人折狱魔鬼吟诗卷三高三官张五福记勇遇骗柳翠云吴绛雪乌衣公子白面郎君卷四司运神摸壁鬼梅痴瓜异投生误享富长卷五要钱太守多贝大王魁解仙医恶僧义士卷六仙蝶酬恩神猫报主捉龟变马老翁捕盗侠女登仙巨蛇神蛤卷七爱爱亭亭狸蛊痴生狐轻狂士补恨天驱愁境卷八罗生郑女镜里姻缘泡中富贵仙游梦述

## &lt;&lt;浇愁集&gt;&gt;

## 章节摘录

一见如获异宝，相得甚欢。

高亦款洽臻至。

吴枕上作《蝶恋花》词赠之云：春酣宝帐芙蓉暖，花气微熏，好梦嫌宵短，小语床头情款款。十分娇媚三分懒，鬓乱钗横浑不管，勾却相思，赢得魂销断。

搜索空囊今夕伴，何时再把香罗缓。

高愀然问故，吴具道倾慕始末。

高曰：“君本寒士，徒以爱妾而至典鬻，何以为生矣。”

次日，私以缠头赠吴，订约而别。

从此益德女，数日必去一见。

一日，吴复往高，适赴巨绅招，久待始归，已为青州从事所困，玉山倾颓，颠跻而入，竟不能周旋，但嘱勿去。

吴挽人卧室，代陈袱被，扶之而睡，己乃坐守其旁。

见榻上有新衣二袭，偶振之，得鸾笺一幅，蝇头细楷，书法秀丽，上写一绝，云：绝世丰姿命不辰，落花流水悟前因。

几番求遍金铃护，窗外东风转笑人。

细视之，则高赠己之作也，惊疑莫解其故。

时已漏下，女忽呼茶，吴取而奉之，高讶曰：“君何时来此？”

吴曰：“卿嘱仆待，何忘之耶？”

高思之不禁失笑，曰：“累君久待，亦良苦矣。”

乃促吴入帟，重理旧弦。

枕边赞女诗之妙，高曰：“吟咏之事，妾素爱之，今以往来者多俗客，故舍笔墨而习箏琶。

君既好此，幸朝夕相教，受惠多矣。”

又问吴家计，吴曰：“一身之外，无长物也。”

“有父母妻子否？”

答言无之。

女曰：“妾虽贱质，颇知自爱，屡欲从良，而章台子弟非薄俸即骄奢，欲笃实如君者竟不可得。

君既犹虚中馈，视妾可以当家否？”

吴踌躇曰：“固所愿也，但仆有姑在，当请命而行。”

此老素迂谨，成否固不可必。

高曰：“请试之，妾意有所属，其志便决，能否虽不可定，若真不能也，则惟有牟尼一串，枯坐蒲团；否则，白绫三尺了此残生耳。”

吴闻之，掩面而泣，是夕为之不欢。

晨起妆竟，指榻上衣谓吴曰：“此远客所寄者，君试着之，身量何如？”

吴素贫，衣服无华丽，闻女言，戏衣之寸度得中，修短合体。

方欲褪，女止之曰：“君且着去，不必褪。”

吴曰：“他人之物，安得我着？”

女曰：“此人久无音信，想亦不来此地，君但服之，彼来我自有发付，断无妨碍。”

吴必不可，女再三止之，始已。

吴归，友见其衣，诘所自来。

具以告。

各相谓曰：“谁为书痴质直哉！”

彼青楼物，亦能取致，是真有绝妙伎俩者。”

于是奇其遇而艳羨之。

吴乘间以女言告姑，果不可。

且曰：“青楼中有何真意？”

## &lt;&lt;浇愁集&gt;&gt;

彼朝暮从良，几曾见从一人耶？

”吴力争其真，姑不得已，佯许之而阴为觅婚。

吴以姑言告女，女喜，因问吉期，吴曰：“家无立锥，卿所知也，卿纵有所蓄，仆不能全求于卿。

迎娶费即不谋，薪水费不可不备。

有戚某宰洛下，屡以书招，徒为道路修阻，去未果。

今为卿营金屋，当往谋之，迟至年余即可归复，卿能俟之否？

”女曰：“身已属君，不待何适？

”吴乃作书寄洛，先达其意，女甚欣慰。

会竞渡节，凡时下名妓皆赴巨绅约，下焉者招之亦不至。

虽睫毛盼断，终莫得望见颜色。

高固时下冠，同社生疑吴之相善为弗实也，戏谓曰：“某日龙舟会，君如能致高三官，我等当釀金为谢。

”吴曰：“是亦何难。

”遂诣高白其故，高曰：“君苟能得金，妾何须为鸨儿作钱树子哉？

”有顷，媪至，女问曰：“某日有招者否？

”曰：“某侯与某侍郎也。

”高曰：“母可去覆，易以他日。

但云某日某家约去矣。

”媪惊曰：“彼已早定，何敢辄改？

”女佛然曰：“去不去我自为政，彼安能强。

”至期，女竟至吴舟，媪不能禁，但以病给某侯而已。

同社生以高来，咸服吴，敛金与之。

适洛下书至，招吴，吴往诀别。

高凄然曰：“妾之所以愿奉箕帚者，以君诚笃耳。

今以妾故，累君跋涉，妾从此亦将闭门不交一客，勿负妾也。

”袖出一香囊，付之云：“此妾常系于臂者，宜珍藏之。

行矣，珍重毋相忘！

”乃各号泣而别。

吴至洛，甚得意，惟时念女不去，每持囊玩索，相祝平安。

一年后，鼓囊而归。

比至家，则高已死半月矣。

先是，女与吴别，绝交守志，媪劝不听，怒其不为己用也，食以粗粝，但恐吴归见罪，不敢加责扑，而恶声漫骂则日夕不休。

高啜泣顺受，弗与争，但于无人处私祈吴得意速归。

既而思吴成病，度日如年。

惟一心腹婢不从媪教，时窃为高服役。

媪偶闻姑为吴择配，乃张扬其事，令女闻，冀绝其望。

女未遽信，又私引媒氏以证之，女更使小婢私探，果不诬。

大恚。

由是，病益剧，日就支离。

媪以女外向，置不顾，诅其速死。

弥留之日，女呼其旧婢，泣谓曰：“我此际之病不能生矣，死后负心郎来，可索其香囊，为我焚之，勿与彼也。

尔年娇小，待我甚忠义，床下匣内珠翠数事并篋内金饰售之亦值千金，汝以百金为我治丧，百金为我卜庐墓，其余尔自取之，一生可以不仰人眉睫也。

”言毕遂逝。

婢大哭失声，执子女礼，易绩服治丧，营邱悉从女教。

<<浇愁集>>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